

散文組



林語涵

簡歷

目前就讀高三。在人群的喧囂裡，我更習慣以安靜與世界相處。書籍與文字，是我心靈的棲息處，也是我理解自我的方式，像一面鏡子，映照出我自身的思考與感受。

我喜歡傾聽，也喜歡觀察，生活裡那些細小的聲音與畫面，窗簾被風吹動的弧度、午後陽光在牆上留下的影子……常觸動我的想像。它們提醒我，世界不只存在於喧鬧的語言裡，也存在於靜默的縫隙中。

於是選擇以文字書寫，那是我與世界的橋梁，也是我心中最溫柔的呼吸。

KAO

得獎感言

謝謝「打狗鳳邑文學獎」給了我這個意外的光。〈時間落地之前〉只是我在靜默裡留下的一段低語，沒想到能被聽見、被接住。那種感覺，就像屋子裡忽然亮起一盞燈，提醒我：文字的孤單，並非孤立。

感謝評審與讀者，願意停下腳步，在這些微小縫隙裡駐足。文字對我來說，不是答案，而是一種陪伴。它陪我度過空白的日子，也陪我記得那些已經走遠的人事。寫作時，我常覺得自己只是守著一些細微的聲音：門縫的風、椅子的痕跡……它們看似微小，卻在筆尖慢慢聚合，成為安放記憶的一方空間。

這篇作品，是我一次守候的記錄，也是一次對時光停頓的凝視。

得獎於我，不是終點，而是一種鼓勵：繼續靜靜傾聽，繼續讓文字替我記得那些人、那些瞬間。願我往後的書寫，依然能像一縷光，在落地之前，溫柔地停留。

• 散文組 •

佳作

時間落地
之前



門沒有聲音，但我醒了。

光，還沒完全進來，卻已經改變了空氣的形狀。牆角的陰影悄悄鬆動，像是誰在無聲地移動家具，讓那些熟悉的物件稍微錯開了一點點位置。窗簾沒有拉緊，夜的尾巴還纏在布料上。整個屋子像是被溫柔地按下了暫停鍵，靜得只剩下時鐘一聲聲微小的跳動，如呼吸縮在牆內，輕得幾乎讓人不敢相信它還活著。

我動了身體，那是一種幾乎無須意志的動作。從高處落下的那一刻，我感覺空氣收縮了一下，地板應聲凹陷了一毫米，那是我熟悉的降落角度，是我每一天醒來時都要測量一次的距離。這個動作如此微小、卻如此日常，如同某種無人記錄的儀式，在每個晨光來臨的瞬間，證明我還在這裡。

腳下的地毯已有些褪色，纖維捲曲的邊緣沾了一點老舊陽光的味道。我知道那味道來自去年某個冬天的下午，來自那雙曾經每日踩過這裡的鞋。他的鞋總是乾淨、安靜，進門時不會帶進泥土，只有午後那種木地板的清香，像是被風拂過的書頁。她的則不然，她的步伐裡有聲音，是薄底鞋在瓷磚上的回音，是不願遲到卻已經來不及的節奏，是一種來不及對話的走路方式。

現在他們都不在這裡，至少不是同時在。門口的地毯歪了一角，像有人在最後一次離開時急著轉身，卻沒有注意腳下那點微小的不整齊。而我只是站在那裡，靜靜地看，彷彿那一角的歪斜就是全世界開始傾斜的證據。

聲音不見了，但我記得它們留下時的樣子。

我記得他關門時會留一點縫，像怕吵醒什麼；記得她拉窗簾時總是太快，布料抽動的聲響總帶著一點憤怒，又像是疲憊的自我提醒。這些聲音曾經同時存在於這個屋子裡，像兩種語言交錯卻永



遠翻譯不完整。現在只剩下牆壁知道它們說過什麼，只有我還記得它們是如何彼此錯過。

我站在房間中央，看光從牆角溢出來，再沿著舊地毯慢慢向前滑動。空氣裡，有一種聲音沒有發出來，但我仍能聽見它的形狀。

傍晚總是從他開門的那一刻開始的。

鑰匙轉進門鎖時，時間就像是突然被喚醒，那是這個空間裡最明確的節點。白天與黑夜在門把的旋轉中完成交接，牆上的燈還沒亮，天色卻已退到了深藍。他總是在同一個節奏裡歸來，不遲也不急，像誰默默替他計時。門開的聲音極輕，他會站在門邊停一下，讓一整天的塵土在鞋底靜靜沉澱。他不急著說話、也不看人，只是在那裡站一會兒，就讓屋子變得不再孤單。

我總是在他進門的時候下樓，像是和他約好了一樣。他的步伐總有餘裕，留一點空間給靜默靠近。他把包放在椅子上，外套掛得很慢，有時只掛一半，好像還沒決定今天是否真正回來。他經過我身邊的時候，不會停下，但那一點點轉身的幅度早已成為一種溫柔的回應。我從不需要他喊我，也從不需要他低頭，因為他的呼吸裡早就寫滿了我熟悉的名字。

他身上有風的味道，是那種被菸染過卻沒點燃的安靜，是領口藏著的汗與傍晚皮革的溫度，像午後落地窗外未散的熱氣，又像深夜書頁裡翻過的空白。那是我在這個家裡最安心的氣息，像一種被允許存在的證明。他什麼都不做，只坐在餐桌邊的椅子上，一盞還沒關掉的燈照著他的影子，有時他只是閉著眼睛、不言語，卻讓整個空間沉入某種不被打擾的平靜。

我習慣那張椅子的氣味，習慣他坐下時身體略略傾斜的弧線。他不碰我，但他也從不驅趕。那種不打擾的默契，比任何觸碰都來得親近。他身邊有某種我理解的靜，像屋內那些日復一日的光影變化：清晨的角落、傍晚的牆、深夜在門邊徘徊的風。那不是孤單，是選擇保留的空間。

我總能在他進門的時候感覺到整個屋子的重心回到原位。哪怕他什麼都沒說，只是靜靜地將自己放進日常的縫隙裡，時間也會因此落地，讓這個家，再次變得完整。

她的日子總在聲音裡奔跑。

櫃子的抽屜一次拉開三格，金屬滑軌劃出明亮的嘶鳴；碗盤疊落在水槽，瓷與瓷撞擊，像一首節拍過快的曲子，我認得那節拍裡夾著不肯熄火的焦躁。她踩著薄底鞋穿過走廊，步伐俐落得像要把地板上的影子剪斷，每經過我身旁，都帶起一小股被攬亂的微塵。她不曾真正駐足，目光像風，擦過任何嘗試靠近的溫度。

黃昏後的一盞暖燈，是她唯一放慢的地方。燈光靠在沙發背上泛出柔軟的橘，她卻坐得像被釘在海浪中央的浮標，背脊緊繃，雙手捧著一封拆與不拆都一樣沉重的信。那信紙的折痕很深，像反覆合攏又打開的暗潮，將她的指節映得更加蒼白。我躲在陰影裡，聽她呼吸在胸腔裡繃緊又鬆開，像海面下暗湧一次比一次高；終於，她舉杯，廉價的葡萄酒在玻璃壁上顫抖，那些過量的夜色便溢進她的眼。

她並不看我，只低頭把酒與夜攬進喉嚨，指尖卻輕輕在空氣裡搜尋，像想確認什麼還沒徹底失溫；那指尖擦過我的背時，只停留了一瞬，又快得像從未發生。我聽見她低低地說了句「對不



起」，聲音輕得像暖燈底下剛熄的菸蒂，冒一絲白渺，隨即不見。

日子往前推，她的腳步越來越短，卻更急；衣櫃的門開合不斷，衣架撞擊的聲音密集得像雨。她把自己的影子一件件折疊，塞進行李箱深處。終於某個清晨，她關門的聲音乾脆到沒有回響，只餘手把上微暖的金屬，提醒我：有人剛離開，而門鎖從此學會了單數的咬合。

我在那扇門前坐了很久，直到走廊裡的光暗成細塵；我於是將自己蜷縮進靜默，把她落下的所有聲音、氣味、溫度，悉數摺進血液，像守著一塊不肯碎裂的琥珀。

那天，光比平常來得早。

像是預感到了什麼，晨曦迫不及待地撞入客廳，窗簾被拉開了一道縫，光線像斷裂的對話，傾瀉在地板上。空氣乾燥，靜得過分，而我在從沙發落地的瞬間，便看見那個紙箱——在書櫃前微微敞開，像一張說了一半就沉默的嘴。

裡頭是幾本老舊相簿和一件被摺起來的毛衣，袖口有幾道熟悉的抓痕，那不是她的錯，那是冬日裡我曾輕輕靠過的痕跡。她沒有補過那毛衣，但卻摺得很好，摺得像是在收拾一種不再延續的季節。

整天都是聲音。

不是言語，而是各種東西被歸位或被遺棄的聲音：抽屜反覆打開、紙張摩擦木地板、膠帶在箱子邊緣被撕開，黏又響，像情緒拉扯到極限時的斷裂。我窩在餐桌下，一張對摺了四次的紙掉在地上，有筆跡卻看不清寫了什麼。她撿起來，沒看我，也沒讀那張紙，只把它收進口袋，好像那些話早就不必讀出來。

廚房的水槽裡只剩一只碗、一雙筷子和一杯洗過卻沒擦乾的玻璃杯，水珠慢慢滑落，在杯底聚成一圈模糊的倒影。我記得那些器皿曾經是兩個人的節奏，她吃得快，他吃得慢。那個杯子原本會被他握在掌心，指節靠在杯沿，喝水時會短暫地停住世界的聲音。如今它站在那裡，孤單得像被擱淺的時辰。

客廳的桌布被抽走了，露出木紋上幾道模糊的水痕，我曾經在那上面晒過午日的陽光，熱度會從木頭透進來，像他手掌放在桌面時那種沉穩的體溫。那天，我沒有跳上桌去，只是看著那塊空下來的地方一點一點變冷。

照片從牆上取下，留下方形的淺色印子；電視的遙控器被收進抽屜，椅子的角度改了，原本她常坐的那一張椅子，被推得離牆更遠了一些，好像這屋子也開始學著遺忘她坐過的位子。

她從臥室出來的時候，動作比平時慢，衣角垂著、肩膀不再挺直，像終於承認了疲憊。她停在走廊的盡頭，望著客廳的方向，好像一時之間忘了自己為什麼在這裡。那片刻太短，短得來不及靠近，就已經結束。她沒有說再見，也沒有說一句話，只是轉身、提起行李，離開。

門關起來時很輕，卻響得比任何時候都要久。彷彿整間屋子都跟著輕輕顫抖了一下，像是知道這一次，不會再打開。

我沒有去送她。我只是坐在樓梯的第三階，那是個看不見門但聽得見鎖的地方，聽著外頭的腳步聲逐漸遠去，一步、兩步，像被風掩蓋的名字。我想起她曾經坐在沙發的夜晚，指尖在我身上停留過短短幾秒；我想起那天她說「對不起」，卻沒告訴我，是對誰說的。

光從門縫裡退回屋內，彷彿它也不確定自己是否還有存在的



理由。我坐著，沒動，直到那片光影最後被收進牆角，像某種回不去的證據。

之後的日子慢了下來，慢得像是時間自己也忘了該往哪裡走。

沙發只剩一邊有壓痕，另一側的坐墊漸漸恢復了原本的飽滿，那上面曾經留有她肩膀靠過的形狀。空氣開始積灰，光線照進來的角度依舊，但窗簾只被拉開一半，像是不願再讓太陽照進太多，怕照亮了什麼已經消失的人。燈時常忘了關，或忘了開，開關旁落了一層淺淺的塵，像是等著誰來補上習慣的動作。

櫃子裡還放著一些她沒帶走的東西，一條繫過髮的絲巾、一只掉色的眼影盒，還有一本她看了一半就沒再翻的小說，書籤卡在第七十九頁，紙邊彎起來了。我曾聽她讀過裡面的段落，那時她聲音低低的，有時還會唸錯字，然後自己笑起來。他在旁邊聽，也不糾正。我記得他們那時坐得很近，靠得比現在記憶裡的影子還清楚。

我仍走著同樣的路線。從餐桌到走廊，繞過客廳的椅腳，再靜靜停在她以前坐過的那張椅子旁邊。那裡已經聞不到她的味道，但地板上仍有一塊淡淡的凹陷，我知道那是她放腳的地方。她總是左腳疊右腳，鞋後跟輕輕敲著椅腳，像是在等一個誰也沒來的傍晚。我在那裡停留一下，聞聞空氣，然後繼續前進。

夜晚變得比以前安靜。連電視也不常開了，沙發對面的那一大片牆好像也失去了注視的對象。偶爾他會坐下來，看著那面牆發呆好一陣子，再默默站起來回房，像是想從那牆上讀出什麼舊日遺下的暗號，卻總是看不懂。我不靠近，只是遠遠看著，屋裡的光在他肩膀投下長長的影，隨著他每一次站起、坐下，都更顯孤獨。

屋子不再說話了。以前地板會在他們走過時輕輕響動、門縫會因為她的嘆息微微晃動，現在它們都學會了沉默。所有的聲音好像被小心翼翼地收進牆裡，像一封從來沒有被拆開的信，靜靜放在抽屜深處。就連時鐘也彷彿慢了半拍，走起來沒以前那麼準確，像是它也不確定該往哪一秒前進。

但我記得，我什麼都記得。

我記得他坐在哪裡，記得她走路總靠那一邊，記得哪一天她忘了帶傘、哪一天他回家晚得不尋常。記得她的沉默有幾種，記得他嘆氣前會稍稍皺眉。我記得，他們離開前的那些瞬間，比他們自己還清楚。

有時候我夢見他們還在屋裡走動。夢裡的聲音很輕，像記憶在地板上散步，不驚動誰。醒來的時候，我會走到門口，鼻尖貼著空氣嗅一嗅，什麼都沒有。只剩寂靜站在原地，看著我。於是我也回頭，跳回原本的位置，把自己擋在光還沒消失的角落，一如往常。

這裡不再是他們說的「家」，他們說太空、太舊、太冷。

但我還在、還記得，還守著。

評審評語／廖鴻基

文章以貓的視角，如貓的敏銳與敏感，細膩觀察屋子裡的他和她。同個屋簷下生活，男女互動關係不管輕或重、熱烈或清冷，須相當包容並非容易的事。貓眼旁觀，文中只有聲音、動作、姿態，沒有語言，不同視角下的一幕幕畫面如此冷靜，彷若默劇。作者讓這屋子裡的生活呈現了「動態中的靜默」，開門聲、拉窗簾聲、拉行李聲……聲音在「貓眼」的注視下，在作者冷靜的筆調下，立體而生動。文字收放得宜，形容節制且恰到好處，營造出「人眼」不易表達的生活氛圍。略為可惜的是他和她的行為對比過於分明，男女關係中的是非黑白原本難以評斷，但本文似有偏愛，以斯文和粗魯對比，明顯有了責任歸屬。或許稍微矇矓一點的貓眼，會更符合藝術的本質。

